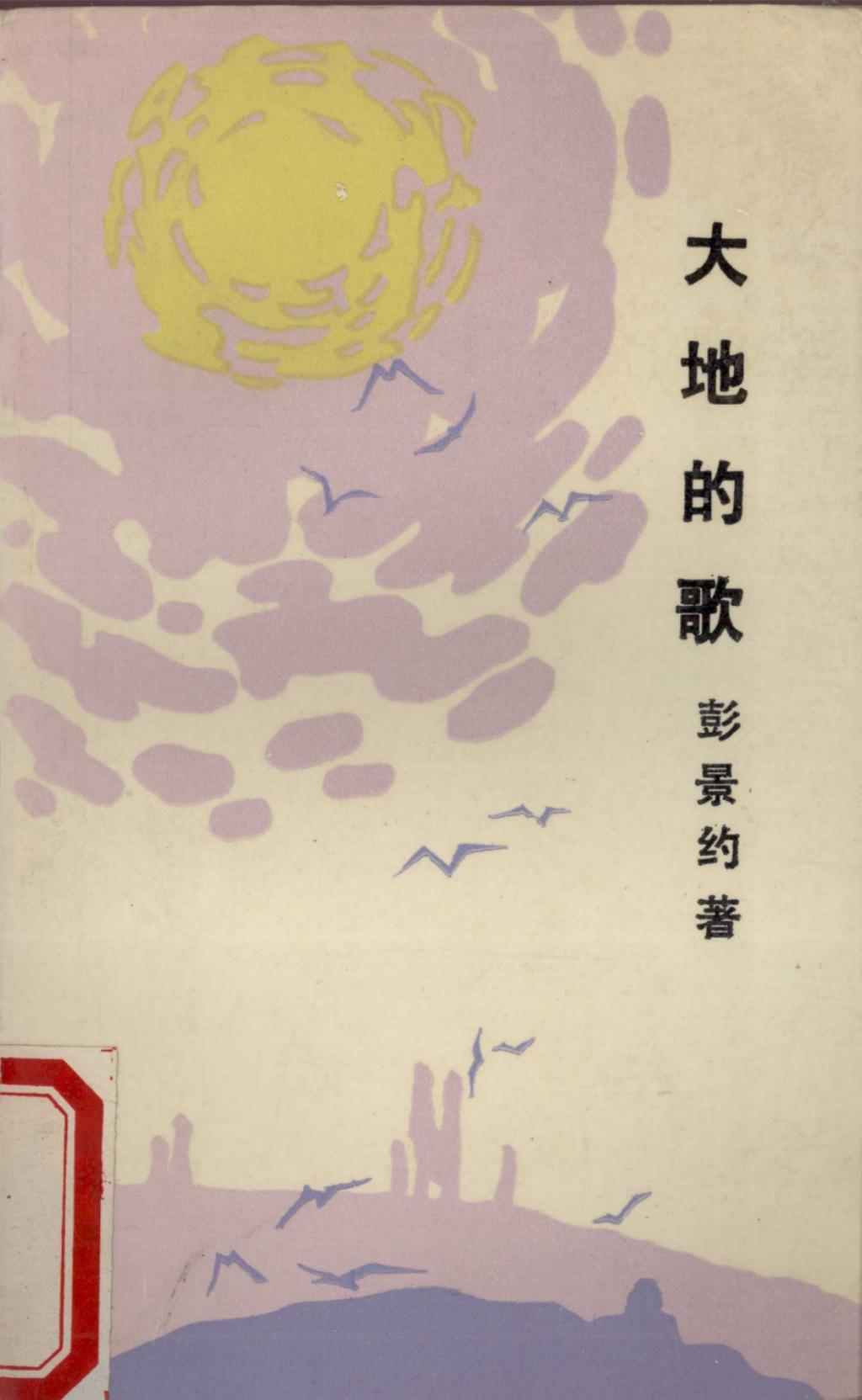


大地的歌 彭景约著



1267
<534>

963243

大地的歌

彭景约著

徐州师范图书馆

北方文艺出版社



22249907

绿化宝
松花湖
杏花村
中南
雨中
秦陵
国
驅
登

责任编辑：何 声

封面设计
插 图：袁晓峰

大地的歌

Dadi De Ge

彭景约 著

北方文萃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新华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6·印张4·6/18·插页4·字数80,000

1980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000

ISBN 7-5317-0312-2/I·313 定价：2.45元

目 录

· 风 光 篇 ·

绿化宝塔山的怀念	3
松花湖上	6
杏花村里品美酒	8
中南海揽胜	11
雨中游武当	14
秦陵兵马俑参观记	18
国际游乐场记	21
骊山晚照	25
登梁山览乾陵	27
五台山纪游	29
种在宝塔山上的油松	38
地下宫殿	40
北国万山之宗主	42
古城正定见红楼	44
云冈石窟散记	46
高原绿洲	48
塞上高原行	50
登黛螺顶	58
吊水楼旁燃篝火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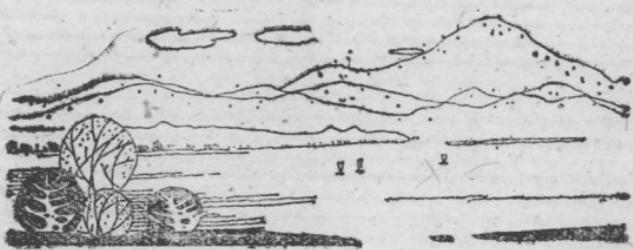
·纪事篇·

界江情	67
草原纪事	72
“黄金”季节	78
鱼	81
说不尽的解说词	84
悠扬的琴声	88
不老松	90
夜宿“风扒屯”	93
平原林海	96
路截连江口	99

·大地篇·

田野的歌	105
玉液飘香	115
大地的情愫	123
为了年轻夫妻的幸福	131
兴安岭下酿琼浆	137
崛起的小企业	144
后记	149

风光篇



周易圖



绿化宝塔山的怀念

绿色，象征着生命，令人奋斗、思索。

我喜爱绿色，也许是我生长在大兴安岭，看惯了绿色沉沉的林海，听惯了迭次不断的松涛声，也许是在宝塔山上，有我种植的四季常青的油松，也许是……每逢植树节的到来，我常常想到兴安岭的绿涛，更想到宝塔山上的油松。

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我作为省报记者随同黑龙江代表团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当时，初春的黑龙江还是飞雪盈天，冰封大地，而陕北高原已是云杉扬花，山丹丹吐翠，兰花花如醉的一派明媚春光景象。那浑黄的延河水，在高原阳光照耀下，反射着强烈的光。我惊奇地感到自己胸中那颗心正慢慢地被一层湿润的气体所包围，这怕是因为我是由冰天雪地步入这里的缘故吧？大自然的美丽和壮观，让人心肺畅然。

会间，我们同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延安万余名青少年，共同参加了绿化宝塔山的活动。这是第三次有意义的绿化延安活动了。山上那些高大挺拔、劲秀、茂密的林木，有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长征到

陕北后种植的；还有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延安召开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期间胡耀邦同志带领与会代表营造的。那次，在“七大”礼堂周围种植的油松、刺柏等珍贵树苗，已是林木繁茂，青翠欲滴；路边排排油松、刺柏和刺槐，挺拔苍劲。由树木点缀装扮的杨家岭，一片葱绿，十分秀美。

自五省（区）会议之后，二十多年来，延安人民用大无畏精神绿化陕北大地，改造自然，森林覆盖率已达到百分之三十三以上，改变了风起沙石飞，禾苗被土埋的荒凉景象。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我们在宝塔山上每种植一棵油松都倾尽了最大的热情和希望。在宝塔附近，各省都种植了一棵大油松树苗，并做了标记。我们代表团的二十几人，每人挖一锹，共同栽下了这株油松，人心里充满着无限情感。

站在山上望去，山下蒸腾的气流，在眼前旋转着、欢跳着，带着湿润的水珠，投向每一片树叶。举目远眺，是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和质朴的天。千千万万的黄土的山岭，将被绿的波浪所席卷。一种崇拜的心情油然诞生。啊，春天欢跳着来临了，带着力量、思索，去开辟更加美好的前途。

此时此刻，我好象看到了通往宝塔山那回环曲折的盘山路，它留下延安人民的脚印和滴滴汗水。生长起来的油松，凝结着黑龙江和延安人民的友谊，也显示了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决心和愿望。

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永存着离开延安的情形。我们是在延安机场乘飞机回返的。飞机，升入了碧蓝澄清的天空。透过飞机的机窗，我俯视着那奔腾的延河水、巍巍的宝塔山，看到了宝塔山已浑然一碧。那里有我们种植的油松。突然，大气流使机身抖动了一下，微微颠簸着，等我再定眼朝下观看时，收尽眼内的便是连绵不断的陡削高山，山上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滩。我相信这些秃山荒岭，将会全部披上绿装，只不过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了。

是的，绿化祖国的大军已向一切可以绿化的的地方进军。美丽的祖国山河，正在我们手中装点。

春来了，我们要循着一条绿色的理想之路，走向明天！

1986年3月12日

松花湖上

在松花江上游，人们都知道那闻名的小丰满水电站，而对于小丰满水电站截流而成的松花湖，却并不甚熟悉。

一个微风细雨的天气，我游了松花湖，不见水蓝，不见山高，不见气朗，只见水天一色，山融其间，细雨蒙蒙，还真别有一番风情呢！

游艇启动，浪花翻滚，每小时以十六、七公里的速度前进。我透过游艇的玻璃窗，观赏两岸的景色。松花湖是在松花江航道上截流，凭借两岸长白山绵绵不断的余脉，而自然形成。因此湖面自江身而成，直至上游一百八十公里长，水面五百五十平方公里，水稳，没有一丝水流。使它更加显示出一种稳静、自然、质朴的美。湖面都被夹持在青山之中，恰似一条宽广的大街。

这时，你在雨中游湖，一定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天地之间，山水之间的界限仿佛完全不存在了，这一切都是在灰意透蓝之中。在蒙蒙雾气中偶尔出现一派绿意，那是游艇驶近湖边，展露青山的绿装，接着，绿色退去又变成了灰蓝色，神秘得不容

你莫测。

时而雨暴，水天相接，不辨哪是水哪是雨，满眼的水，满眼的雨，让你分不清艇是在水下航行，还是在水面。时或雨微，天远水静，看得清水蓝天高，湖畔山色，层次分明。近处，云雾缭绕山间，不知山有多高；远方，山隐现在幽蓝中，说不准山有多远。青山叠嶂，相接不绝，近绿远蓝，再远与天连成一体，在这举目无穷的湖上，逗你遐思。

游艇行驶一小时许，停在了五股岛。雨照样飘飘洒洒，人们还是纷纷下艇，登上岛，岛身窄而又是半弧形，弯着一滩湖水。这岛被近处几座山，切成五股湖水，都聚在它的身边，因获名五股岛。岛上绿树参天，是上好的游玩避暑之处。岛上正筹建一批游览设施，已建的钓鱼台，恰似体育场的主席台，而广场便是不见边际的湖水。若不是雨天，在湖里洗个痛快澡，那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兴味。

游归时，雨正稀，下了艇，天边一角开了窗，透过一抹霞光，渐渐地一片通亮，雨脚住时，我们已乘上了归途的汽车。

1979年8月

杏花村里品美酒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这两句诗，在杏花酒厂处处可见。杏花村名不虚传。

车子进了杏花村便可见到酒家，在这里喝的一色是杏花村酒厂出的汾酒、竹叶青，还有玫瑰汾酒、白玉汾酒等十多种名酒。

杏花村汾酒厂，是山西省的一大经济支柱，每年上交国家的税金相当可观。我们来到了宽敞的厂区，车间与车间、厂房与厂房坐落有致。厂区辟有一个四合院，专作为接待来宾、用户的场所，院内一侧的墙壁上刻有古今名人为酒厂的题诗题字。有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吴晗等人的墨迹，有唐代李白、杜甫的诗篇。作家乔羽的一首小诗别有味道，不妨抄于下：“劝君莫到杏花村，此地有酒能醉人，我今来此偶夸量，入口三杯已销魂。”

院的北侧是二层青砖青瓦排楼，内设有展厅。厅内富丽堂皇，一色酒的天地，华贵的玻璃展柜上，摆着各种各样品种、装璜的酒，有紫色酒坛装的竹叶青，有小巧玲珑的绿色酒瓶装的汾酒，样子之多，令

人开眼。

院内绿柳垂条，石林建亭，曲径长廊，古井亭立，鱼跃荷池，敢与公园比高低。那头汉白玉雕塑的老牛，背上的牧童横笛飘曲。不正是那牧童招来了国内外众多朋友来杏花村品尝美酒吗？在一本《山西揽胜》的旅游书中，有文介绍杏花村汾酒厂，它已列为旅游胜地。

席间，人们对各样各式的山西菜肴已不感兴趣了，而被那四个黄色高脖酒壶里的汾酒、竹叶青、玫瑰汾酒、白玉汾酒所吸引。每只小壶上写明酒名，酒桌上各自遵便，喜欢什么酒自斟自饮。那约四寸高的竹节似的酒杯，样子吓人，其实下端死心，只上端可容下三钱酒的杯子。对酒、对壶、对杯，人们夸说不止。

杏花村的酿酒历史，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就开始了。到唐代时，这里更是“处处街头揭翠帘”、“杏花村里酒如泉”了。历史上的杏花村，曾经是杏林层叠，杏花如云，酒香四溢，杏香扑鼻的胜地。这里的水，给生产佳酿美酒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

我们得知今年7月12日，汾酒厂举厂欢庆竹叶青在1987年度法国杜尔市举行的国际酒展会上，荣获了特别品尝酒质金质奖第一名、外国出品酒质第一名。这是汾酒厂继1916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优胜金质奖章之后，又一次夺得国际金奖。

汾酒厂的建设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早在解放战争末期，毛主席就关注汾酒厂，1948年，派徐向前同志率军解放了汾阳后就抢救了酒厂的生产；1956年，酒厂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发展酒的生产，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

汾酒厂的各类酒不仅在国内市场叫好，在港台国外市场已享有盛名。我在酒厂办的《汾酒报》第二期上见到转载一则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在台北，历来是喝‘洋酒’为时尚，近来则身价最高的是来自大陆的汾酒、茅台、杜康、状元红等。目前在中餐厅的一瓶汾酒售价达5千台元（约合人民币6百元），而在酒廊则开价在6千至8千台元。杜康酒在餐厅的价格约4千台元。而状元红、茅台可能由于数量较多，价格在3千至5千台元间。”

如今的杏花村汾酒厂，各项事业竞相发展，古香古色的新厂房正拔地而起。他们将以新姿拥进蓬勃的改革经济腾飞的大潮。

1988年10月9日

中南海揽胜

来北京，游过北海，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曾站在北海的白塔上翘首中南海，而所见只是红墙绿树。走出北海贴中南海红墙下行走，仰头看去，也只见绿树的枝叶夺墙而出，其它什么也见不到。中南海在我心中产生一种神秘的遥远的不可知的感觉。既陌生又亲近，既遥远又现实。这就是我最初对中南海的印象。

去年去雁北地区采访，路经北京得知中南海已开放，我秉着一种虔诚，看看中南海的姿容。而一打听，才知参观中南海要由在北京市委和国家各部委机关工作的同志才能买到门票，况且又不是每日都开放，我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北京。

我登过五台山，到过北岳恒山之颠，我游过秦陵兵马俑……但不知怎的，没有走进中南海心中总有一种无法言状的缺憾。

不久前，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我终于获取了机会，在一个星期天，北京日报的同志为我们与会的二十几人搞到了门票。参观的人很多，人们自成一队，缓缓而入。也许是严肃的气氛，也许是紧张

的神经，我心内涌动着一种庄重感。按着参观路线，迎接游人的第一景——流水音，它给人们的活泼和欢快，方才心中的庄重感觉，随着流水音亭内的九曲流水而涌动，慢慢的淡漠了，远去了。

入内的参观游人整齐的队形散了，人们开始支配自己的兴致，有的举步继续前行，有的驻足细听水流九曲那微妙的音响。我看亭旁木牌知道这亭子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在明代无逸殿旧址上重建，清高宗乾隆曾在亭上题匾额“流水音”。这小巧的亭子，历史悠远，几经修葺更加添彩，可见历代人们对其的欣赏。

在这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民国时，这里曾设立过“总统府”、“大元帅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一直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住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在此居住办公。

离开流水音前行便是丰泽园。丰泽园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在此举行“演耕”仪式的场所，园内东院有“菊香书屋”，这是个四合小院，清朝时是藏书的地方。建国后曾是毛泽东主席的办公住所，“菊香书屋”名符其实，给人感觉是书的天地，毛主席的卧室、办公室，尽是书。我想到了毛主席的书法和诗词，想到了书给人以智慧和力量。我心中盛着充实的亲切和真挚的思念。